

# 高速公路: 空间现代性的经典镜像

——读曼威·柯斯特《流动空间: 资讯化社会空间理论》等论著有感

贺定光<sup>①</sup>

驾车驰骋于高速公路之上,不断看到窗外匆匆掠过的城市风景和田园风光,回忆起曼威·柯斯特等人对现代流动空间的种种描述,不禁产生翩翩联想,现代高速公路不正是空间现代性的一种经典镜像和诗意存在吗?高速公路就像一柄异质的利刃,笔直地剖开了大地的胸膛,切割了自然经济小农愿景的藕丝。高速公路的开通,使沿线城市间构成一种市场共同体,原先的区域被解构了,城市的经济关系贴近了。大市场随之形成,人流、物流、信息流、观念整合、文化认同在这个城市群落间迅疾地发生。此时,时间串联起空间,重组空间,并且使空间成为一种可透视的多棱晶体。结果便是:时间陈旧时间,空间更新空间,自由成为漂浮的自由。的确,当你在高速公路上激情奔走的时候,一种与既有经验完全不适的错位感和疏离感油然而生。<sup>[1]</sup>你在感叹生活变化的同时,难免会有一种冲动试图在人们的观念和精神的层面上对流动的空间作出某种文本诠释。

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比较了前现代、现代化与后现代中空间概念的不同,他认为:中世纪的空间是指定位空间,特点在地方化(Localization);从伽利略以及17世纪起,空间的特点是延伸(Extension);现时代,空间的特点是基地(Site)。“今天,基地又取代了本来替代了定位的延伸。”这里所说的基地,相当于网络中的节点。人们“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这种异质的空间,构成了与工业化同质空间的区别。与此同时,鲍曼对对流动的现时性之分析,大卫·哈维对时空压缩观念的展示,还有吉登斯在组织媒介中的深度介入,这些影响深远的理论家们都认为空间、时间是现代性的关键词,现代性正是时间与空间的演变。就像《快意骑手》中的彼得·冯达所感受到的:一路上只有你、只有望不到头的大马路、只有赛车的呜呜声!<sup>[2]</sup>

的确,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时间里,一切会动的事物都是停止的,只有叙事的感觉在缓缓地流动。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时空规则的地方。高速公路和人的交往只是一种游戏,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游戏,没有任何功利性,只是天工天籛与人的游戏,带着漂浮的质感。如果说得绝对一点,高速公路总是让人产生没有时间、只有方向的感觉。从踏进高速公路的那一刻起,耳眼之所及,心神之所往,除了速度,还是速度,

好像这个世界,除了速度之外,已经没有任何让我们牵挂的事物了,虽然“安全”二字比任何时候都更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如此真实地悬挂在头顶。

就这样,时间无声无息,缓慢走过,以某种记忆的碎片和模糊的走势。停留在时间之后的山象、广告牌以及寂然但却生动的各类花草与雕塑,巍然不动,却缓缓前行。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得太久,你的心里就难以天晴,总是在下雨,总是气味暧昧,情绪麻木而潮湿,甚至连视线都是潮湿的。然后,那些以为只在幻境中出现过的影像,又一一回到叙事者的眼前,像重新翻阅一本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又像一场曾经有过的沧桑梦游。此时此刻,回忆或许已经远走,或许,它们会在某一天卷土重来,火光电石,扣人心弦。<sup>[3]</sup>

实际上,高速公路就是一个平台,所有经过的人都在那里进行表演,理性或疯狂地跳舞,怀着各自的宿命。有些不相信命运的人也在那里疯狂,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总的说来,大家都戴着面具,面具就是各种车子。不同于京剧中角色定位的是,这里的面具可以看出哪辆车高级,哪辆车普通,身份和地位等阶级观念由此形成。但是,面具背后里的人跟京剧里的人颇为相似。他们坐着好车,戴着好面具,兴许是个大贪官或走私犯。在这个人生竞技场里,面对漂浮的自由,每个人都高兴或沮丧。各种颜色,各种声音,各种心态,各种归宿,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后现代社会经常看到的大贴头。

高速公路的空间布满了一系的时间节点。在繁花似锦般的节点上面,悄然休憩时间的温度,一如阳光下独立玫瑰的蜻蜓。这给叙事主体提供了某种拟真的幻像,回到远古的隧洞或者一望无涯的荒漠,时间节点惯于制造这类海市蜃楼。高速公路上的速度和情绪创设了这样一条幽洞,像闪烁迷离的烛光,在时间的幽洞里忽隐忽现。它们让带有温度的时间长久地在叙事主体的行驶中,以某种显见的计量单位,一寸寸往回退,一寸寸往下降,像水滴一样,甚至能听见清晰的响声。很显然,时间地躲在一个又一个节点的温度下面,安然无恙地往回走。它们行走得非常沉寂,根本不可能像诗人们的呓语那样——能够听到时间老人粗重的喘息。其实,它们丝毫不会喘息,只是随着车轮的声音,随着温度组成的台阶,撕开一个又一个节点,渐渐遁入到时间后面。

① 收稿日期: 2008-03-18

作者简介: 贺定光,男,湖南衡阳人,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产业文化研究。

而时间后面就是高速公路的空间组织,带着深度的抒情,以某种立体的表述,对应着地球上一个宿命的纬度。地球上所有的神秘事物,似乎都处在一个共同的地方:时间的最后面。解读和消解时间之后,我们所见证的,都是这些神秘事物的骨骼。只有在时间后面,这些原始神秘的事物才有着十分充足的生存理由。就像那些被人们埋藏在深土中的文物遗骨,只有依靠土地的深埋,才能够让它们得以保存。高速公路粉碎了一些古老文本,却又创造并且埋植一些新的“原始和神秘”的泥土。这是时间在空间组织里的自然辩证法。

无论是月光流泻的夜晚还是太阳暴晒的正午,高速公路能让你静心静气地关注着文本中的每一件事物,让叙事主体始终处于一种缓慢的时空之中。最后,它会让每个人进入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它们中的一员。<sup>[1]</sup>

然而,在这些空间组织的时间节点上,高速公路以专制的方式操纵了使这些空间得以接合(articulation)的指导性功能。此时,交通网络便是围绕每个社会结构所特有的支配性利益,而不均衡地组织起来。比方,东部和西部的区域性差别,南方和北方的地质性气质,都强化了这种不均衡。换言之,空间组织的时间节点不是消费主义时代社会中唯一的价值取向。然而,这些节点却依然构成了支配性的空间逻辑,因为它是当今社会里支配性的利益和功能的空间逻辑之双重叙事。但是,这种支配不是纯粹结构性的,而是由社会行动者所发动、构想、决定与执行。因此,占有当今社会中的管理位置的技术官僚—交通奇才—管理精英,就是这个节点上的制度颁布者和文本宰制者,他们通过传媒和交通网络本身,构成了另一个流动空间的基本维度。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今社会里的基本支配形式,是奠基于支配精英的组织能力,以及伴随这种组织解除其他群体叙事的能力,这些其他群体在社会中虽然构成数量上的多数,但其主要利益只能在满足支配利益的架构里被部分地得以呈现。于是,精英组织本身的接合,与大众之间的区隔化解体,似乎是消费主义时代产生的社会支配的孪生机制。空间组织的时间节点在这种机制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精英组织是世界主义的,而普罗大众是地域性的。如果说,“人民创造历史”的表述是正确的话,那么,英雄则是推动和改变历史的“人民”这个集合名词的集大成者。进而言之,权力与财富的空间投射到全世界,民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根植于本土,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境遇之中。因此,社会组织越是奠基于非历史性的流动,就越能够脱离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地域/国家社会的社会、政治控制。

但另一方面,如果精英要保持他们的社会凝聚,发展一组他们可以相互理解并且支配他人的规则与文化符码,建立他们的文化/政治社群区分的内外边界,那么,精英组织本身不希望、也不能变成这样的流动。一个社会的制度越民主,精英们就越需要和群众有清楚的区别,避免因政治代表过度穿透策略性决策而导致内部世界的颠覆。高速公路的文化符码就恰到好处地嵌埋在社会结构的方式里,在时间节点的

耦合处,从而形成只要把持这些符码便能开启通向权力结构的道路,而毋须精英共谋阻拦通向其交通网络的道路。

这种支配逻辑在高速公路的空间展现,是流动的时间节点里普遍采取的叙事形式。因为,精英组织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构成了隔绝的文明社区,并将这个社区界定为有空间界线的、形成人际和交通网络的次文化。在交通发达的网络里,主要的策略性决策,是在会员制餐厅里的商业午餐上,或是像美好的旧时光一样,在乡村“农家乐”度周末、打高尔夫球时作出的决定。但这些决定还是要在以电子通讯连通的电脑上,由命令发布者签名传播,故此,流动空间的时间节点包括了居住与休闲导向的空间组合,配合了总部与其辅助设施的区位,倾向于在谨慎地区隔的时空里,汇聚支配性的决策功能。<sup>[2]</sup>

此类感觉往往不好用具像来证实,因为实物总是不便描述精神行进的姿态。但是,在高速公路的严密网络里,我们总会找到站在感觉背面的那些证据。空间组织把这种感觉变成了能够触摸的时间隧洞。一条看得见洞壁、听得见时间之水在洞府中滴嗒的甬道。于是,我们从心理上获得了一种准确而形象的描述: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行走,车轮每转动一次,都把人和事物往过去的时间里拉回一程。这种行程,实际上是一种时空超越:一方面在空间上往原始抵达,另一方面在时间上往过去穿越。这种穿越,表现看上去,与尘世间的任何一次行程没有什么两样,既没有三维动画里的隧道光芒四射,更没有人体承受时间流变的痛苦和幻觉,一切都只是以现在时的方式,在高速公路匝道上,在一些动植物的遮拦和文化标本中,从容前行。<sup>[3]</sup>

但这种感性的表达未能持续得太久,区隔插入进来,以不同地方的方位,实现某些只开放给精英的通道或空间之安全控制。从权力的顶峰到文化传送的末端,组织了一系列象征性社会空间层级:低层的管理人员可以模仿权力的象征,并且构成次级的、将他们与社会其他人隔绝开来的空间社区,以便复制和挪用这些象征,实现个人权力膨胀的增值,同时企图营造一种生活方式与空间的形式处理,以便统合全球化精英的象征系统,而超越每个地域的历史特殊性。

因此,沿着流动空间的界线,经过高速公路的记忆中转站,横跨全世界而建构起一个相对隔绝的空间组织:国际旅馆的装饰,从房间设计到毛巾颜色,全世界都很类似,以便创造一种内部世界的熟悉感,以及一种相对于周遭具体世界的抽象性;机场贵宾室的设计,是要与流动空间中高速公路上的社会保持距离;不断地使用电子通讯网络,使旅客永远不会迷失;以及一个安排旅行的秘书服务系统,还有互相作东款待,在所有国家里崇拜相同的仪式,以便维持一个精英组织的紧密圈子。

与此同时,在文化上连结流动空间之各个不同节点的吁求,也反映在不同社会的指挥中心建筑风格趋向一致的潮流里。高速公路上流动的空间包括了构成横跨全球的每个交通网络之节点的地方里,均有着建筑叙事的象征体系。因此,在空间组织的时间节点里,建筑体系逃离了每个社会的

历史与文化,被奇幻世界之无穷可能性的新想像所捕获,并潜藏于新媒体所传送的逻辑之下:“突发”(zapping)的文化,好像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重新发明所有的形式,而唯一的条件是跃入权力之流的不确定性中。流动空间的形式动力,乃是建筑诱拐进入非历史抽象性的冲动中。<sup>[2]</sup>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人认为:美国今日的富强,与其说源于他们的祖先偶然找到一个富饶的新大陆,不如说是他们领先认识到了一种不同的财富时空新观念。早在富兰克林时代,美国人就认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观念的基础,可以追溯到笛卡尔)。这不是说着玩玩的,其中含义正如1961年肯尼迪解释的那样,是指“我们必须把时间当成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长沙发。”意思是,一旦时间成了人类在克服空间阻力——即缩短时间的距离、消除空间遥远性的持续努力中的基本工具,时间也就变成了金钱。西美尔认为,所谓“有价值的”(Variable),来于“获得某些事物的迂回曲折”。如果到达最远的地方,都不会失去任何时间,那些地方就失去了价值。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解,资本如果不是对眼前时间(消费)的牺牲,就不会具有价值。对时间的这种工具理性的理解,打破了中世纪基于自然基础的定位空间(Space of Emplacement)概念。这是一种从宇宙观高度对财富的重新认识,一如鲍曼在《作为时间历史的现代性》中认为的那样:“时间历史始于现代性……现

代性是有历史的那段时间。”“工具理性集中于将客体更为稠密地充塞进空间中,并扩大这一在特定时间内能被填满的空间”。这就是对效率的时空解释。整个工业时代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理解,都离不开对时间概念的这种内在认识。<sup>[4]</sup>

质而言之,高速公路的流动空间点起了漂浮的自由之火炬,使文明的利器,带着蛋糕上的速度,划破了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城市,凸显了文本的弦外之音。同时,它积极开辟出一个具有民主色彩的非空间的空间,使后文字时代的空间叙事展示了生动的深层结构和时间节点的记忆全貌,为世界、区域、理性、安全以及国家、民族等宏大话语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 参考文献:

- [1] 朱又可. 时间陈旧时间 [N]. 新疆经济报, 2000-10-30
- [2] 曼威·柯斯特. 流动空间: 资讯化社会的空间理论 [J]. 王志弘, 译. 城市与设计学报, 1997(1).
- [3] 李立. 魔幻与现实——时光隧道中的壶瓶山 [J]. 旅行, 2005(7).
- [4] 埃里克·麦克卢汉, 弗兰克·秦格龙. 麦克卢汉精粹 [M]. 何道宽,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黄声波)

(上接第 152 页)

可以通过积极的自我暗示、自我激励进行调节。例如, 运用内部语言或书面语言来调节情绪, 在心里默念“我会发挥得很好”等语句, 或者将其写在纸上。

当代大学生的择业心理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交织之中, 处理不当就难以保证心理健康。倘若对就业的各种情况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就能自如地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 尽快适应社会, 实现顺利择业。

#### 参考文献:

- [1] 刘燕. 大学生就业障碍及其调试 [J]. 社会研究, 2005(4): 67-68
- [2] 田爱民. 新的就业压力下大学生就业心理分析与自我调控 [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 36

- 40

- [3] 张宏如, 曹雨平. 当代大学生心理学 [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 8
- [4] 高宏. 大学生常见的择业心理障碍分析 [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05(16): 16
- [5] 荣建华. 当代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调试 [J]. 大学生就业, 2005(16): 72-73
- [6] 邱显清. 德育改革与创新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68
- [7] 张钰. 试论大选生择业心理误区与就业指导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4(4): 36-47

(责任编辑: 骆晓会)